

鬻官之祸 危于疽患

——广东茂名腐败窝案警示录

新华社记者 刘江 蔡国兆 毛一竹

近期,在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刑事处理、锒铛入狱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购买官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

“逆淘汰”:基层党政组织瘫痪

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级位置待了8年。于是,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的干部感慨:谭某经济挣扎,最终对“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在“上梁不正”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数量之多、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朱育贵、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

沽之哉:官位有如商圈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

2014年2月,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贿赂的人民币2464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2013年7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据悉,1993年至2011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64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2012年7月,倪俊雄因受贿罪获刑15年,没收财产300万元和违法所得338万元。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

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他的特点是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大小通吃,来者不拒,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的荒唐逻辑。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感愕。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茂名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在任期间,无论是干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向相关干部收取“活动经费”,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人共计21.5万元、港币15万元、美金2万元。

广东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的民俗。但在茂名,近10年中,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的红包200多万元。

多米诺:“前腐后继”的两任“一把手”

茂名腐败成风,两任“一把手”的“率先垂范”作用恶劣。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人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干部队伍机体的侵蚀,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城市。陈旧、凌乱的城市面貌,令人恍然以为时光倒转至上世纪90年代。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但从2005年到2011年,茂名人均GDP在全省21个地市中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周镇宏、罗荫国主政时期,茂名“修路难”问题突出。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不少腐败官员把修路当成“分猪肉”趁机渔利。

宽阔平坦的迎宾大道,如今被不少市民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路。但在多年前,这条公路的前身“水林路”是一条臭名昭著的“烂尾路”。据知情人士介绍,由于冯立梅等5名市



按“职”论价 新华社发 蒋跃新作

县领导的插手,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5个标段,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结果一拖就是许多年。后来的干部接手后,只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

重灾区:错综激烈的社会矛盾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

与茂港区合并前,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县,香精香料的产销量在全国居首。但在2009年初,电白县被戴上了“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两顶帽子,当地一批不法分子以“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各地。据知情人士透露,电白的治安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脚被警方抓捕,后脚就被释放。

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2007年到2010年,茂名社会矛盾突出、多发,经常有多达数十人的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

在车水马龙的高原公路旁,一块600多亩的土地闲置了近22年之久。这个“烂尾工程”,是不法商人在官员庇护下大玩“变钱戏法”产生的“怪胎”。

据知情人介绍,这块土地本来由茂南二建公司申请征得,后来,茂南二建又将土地分块卖给数百职工自行建房。茂南老板柯国庆向华粤公司借款购地后,华粤公司要求柯国庆还债,柯国庆则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抵债。在茂南二建结清债务后,柯国庆又拿出一份合同,声称茂南二建拖欠其千万元巨款。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定合同有效。结果导致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

“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由于柯国庆找官员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结果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廖锋说。也正是这块地,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据广东省纪委通

新华社记者 涂铭 卢国强

“千爹888万带我包机伦敦看奥运”“僧人后海船震门”“北京车展最美清洁工”……这些曾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最终被证实都是“纯人工”炒作而起。

8月14日,这一系列“闹剧”的幕后推手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站到了法院的被告席上,接受法律的审判。而随着杨秀宇和秦志辉——网名“秦火火”等一系列案件的审理,一个由表演者、围观者和网络推手共同打造的“审丑”产业链条也逐渐浮出水面。

公司化“运作”网络新闻事件 一些新闻每起收费近20万元

14日上午9时许,杨秀宇和他曾经的下属卢梅被带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二层法庭受审,二人都被检方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一同被起诉的还有杨秀宇经营的两家公司——北京尔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被杨秀宇证实为“两个公司、一套人马”。

起诉书共涉及7起指控事实,除了为多家企业提供有偿删除互联网负面信息服务外,杨秀宇还被指控策划炒作了数起网络新闻事件,包括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千爹888万带我包机伦敦看奥运”“僧人后海船震门”等事件。

检方指控,2011年10月,杨秀宇代表尔玛天仙公司与北京续风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网络推广合同,约定对该公司旗下画家安某某进行炒作。后杨秀宇负责策划,安排安某某着僧服与两名女子在北京市西城区后海登船,并在船中引发船体晃动,杨秀宇拍摄视频后将该视频以名为“僧人船震”的新闻事件上传至互联网引发网民关注,以达到炒作画家安某某的目的。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取该次支付的人民币17万余元。

2012年4月,杨秀宇代表尔玛天仙公司与凯撒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奥运看游网络推广合同,约定对该公司“888万元包机去伦敦看奥运会开幕式”旅游项目进行炒作。后杨秀宇负责策划,并选择女模特巫某——别名“杨紫璐”,假扮炫富女,杨秀宇拍摄相关图片,利用昵称为“杨紫璐”的个人微博账号在互联网上陆续发布“千爹888万带我包机看伦敦奥运会”等虚假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以达到炒作该公司奥运看游项目的目的。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取该次支付的人民币19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尔玛天仙公司和杨秀宇在明知是虚假信息的情况下仍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服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中,杨秀宇当庭自愿认罪,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而根据杨秀宇之前的供述,曾经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干露露浴室征婚门”“郭美美炫富”等事件,他们都是其中的幕后推手。

从“炒美”转向“炒丑” 称为迎合网民重口味

事实上,除了炒作“千爹”“炫富”“船震”等话题,“立二拆四”之前也曾策划炒作过他所谓的“正能量”事件。

检方指控,2008年4月,杨秀宇代表尔玛公司与奥美世纪(北京)广告有限公司签订推广合同,约定为长丰汽车公司进行炒作。后杨秀宇负责策划,雇佣于某(女,24岁)在2008年北京车展期间假扮清洁工对长丰汽车车站台进行清扫工作,并拍摄照片后以名为“最美清洁工”的新闻事件上传至互联网引发网民关注,以达到炒作长丰汽车的目的。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取奥美公司支付的2.5万元人民币。

在庭审中,杨秀宇称,这组后来被各大网站广泛发出的照片完全是他人策划,当时车展上名为“清洁工”的女孩,只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大学学生,报酬是一天200元,拍摄者是他本人,图片和文字内容也是由他发布。在此前的供述中,杨秀宇称,起初他的炒作还是追求“正能量”,例如炒作“天仙妹妹”“最美清洁工”等,但后来发现网民的口味“越来越重”,为了迎合部分网民的审丑趣味,便开始策划炒作郭美美、干露露、杨紫璐等一系列的炫富事件。

庭审中,在被问及“僧人后海船震门”事件时,杨秀宇毫不避讳,“当时续风堂找到我,让我帮着炒他们的画家安某某,我就策划了一个故事,让他以和尚的身份出现,网络上流行‘车震’,我就策划了‘船震’,视频发出去后,再让画家来起诉全体网民,达到让网民关注的目的。”

然而,杨秀宇这样的“劲爆”策划虽然让当事人赚了眼球,但网络上连篇累牍的负面评价也让当事人有些“吃不消”。庭审中出示的安某某、“杨紫璐”的证言显示,二人均因名誉受损对杨秀宇的“策划”不满。杨秀宇则表示,“杨紫璐”证言虚假,与事实不符。

最鼎盛时仅北京公司就近50人 斩断不良产业链需提高违法成本

自从全国范围的打击网络谣言活动开展以来,“立二拆四”“秦火火”等一批虚假信息“推手”受到司法机关的处理,而随着案情的披露,一个靠虚假、低俗信息吸引眼球进而为相关企业、个人推广品牌的“审丑”产业链也浮出水面。

在“立二拆四”案中,这个“产业链”脉络清晰:在产业链的上游,是一些对品牌推广有需求的企业或个人;产业链的中游是部分公关公司;产业链的下游则是“立二拆四”“秦火火”等职业“推手”,以及一些渴望成名的模特、艺人等。

在庭审中,在被问及“千爹888万带我包机看伦敦奥运”事件时,杨秀宇坦承,当时旅游公司找到他让他策划推广“奥运看游”,他说传统的策划方式难以达到效果,就得靠“网络炒作”,随后这起包含“888万”“千爹”“包机”等一系列夺人眼球字眼的虚假新闻事件横空出世。

这样的产业链也成就了曾经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尔玛”品牌。杨秀宇之前曾供述,尔玛公司最鼎盛时期,仅北京公司就接近50人,下设视频部、文案部、媒介部、商务部、客户部等,年毛收入达到千万元级别。

“既有表演者又有观看者,既迎合了表演者的表演欲,又满足了观看者的猎奇欲。这种策划满足了少数人的‘审丑’欲,引发了高关注,让一些急切推广品牌的企业、个人对这些推手趋之若鹜,既败坏了行业生态,也助长了这种不正之风。”一位公关界的业内人士对此痛心疾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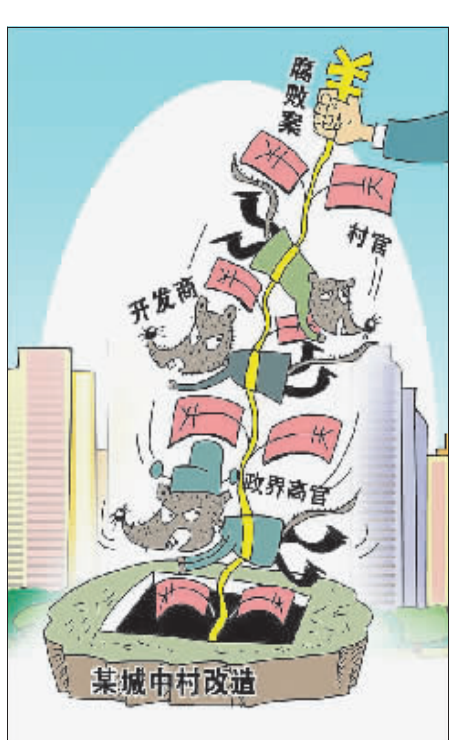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胜华表示,在目前相关法律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除了司法手段对这样的“审丑”产业链进行规制外,建议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加以规制,提高一些利用“审丑”牟利的违法成本,从而斩断这样的不良产业链。(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揭开『审丑』产业链背后的『秘密』

网络幕后推手『立二拆四』案开庭



8月14日,被告人杨秀宇、卢梅在法庭上。当日,备受关注的网络名人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卢梅(网名“梅子”“非洲我最白”)涉嫌非法经营案一审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新华社记者 公磊 摄



顺藤摸瓜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华社记者 毛一竹 詹奕嘉

一个城中村改造工程,“绊倒”了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端掉了整个村干部班子,牵扯了一批开发商。

洗村,广州最繁华城区的城中村。伴随旧城改造、地价飞升,演绎出一幕现实版的《窃听风云3》:宗族大佬把控村务,地产集团低价拿地,政界高官权力庇护、大谋私利矛盾不断……

高官庇护、村官出地、房企出资的腐败三角格局

走进洗村,眼前是一片“握手楼”。有的楼

市长、村官、开发商合谋制造“腐败铁三角”

——揭开广州“最繁华”城中村改造背后的黑幕

房被拆掉大半,废墟上长起了荒草,垃圾遍地,臭味弥漫,与周边的高楼林立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村民指着旁边一座商业广场说:“那里以前都是洗村的地,很便宜就被卖掉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广州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的开发,洗村大片土地被征用。1999年,洗村撤销村委会,成立洗村企业集团,后改名洗村实业有限公司。2010年,广州启动上百个城中村的改造,洗村名列其中。

改造消息传出,对“低价卖地”早有不满的村民持续上访举报,洗村领导班子最终被“一锅端”。2013年8月,洗村班子多名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纪检、检察机关由洗村顺藤摸瓜,发现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曹鉴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广州市协办党委副书记何继雄也涉嫌受贿。曹鉴燎随后被立案检查,并于今年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今年7月底,洗村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案在广州中院开庭。

一个村官、高官、开发商三者合谋、共同进退的腐败“铁三角”逐渐浮出水面。曹鉴燎,1995年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党委书记、镇长,此后又升任天河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要职。据知情人士透露,上世纪90年代,珠江新城主要是村集体和开发商联合开发,一个出钱,一个出地。有时村里对土地出租要价较高,开发商便“公关”曹鉴燎。曹鉴燎帮忙压低价格促成合作,为表“感谢”,开发商或直接向曹鉴燎、村干部等行贿,或承诺日后按差价百分比分成。

公诉机关指出,洗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沈章铭等7人在协助政府经营和管理国有土地的过程中,涉嫌收受广州市嘉裕房地产集团、广州市南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个开发商贿赂。涉嫌受贿最多的原党支部书记、副董事长卢佑醒,共收取105.4万元人民币、8万元港币及购物卡7000元。

由于获得官员、村官协助,开发商得以

低价拿地,让大量黄金地段的土地被开出“白菜价”。洗村共有物业47万平方米左右,其中约35万平方米明显低于市场价出租。租金最高的也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珠江新城普通商品房价格却已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

“一言堂”“家庭会”架空民主决策

在各地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需求急剧膨胀,土地价格节节攀升,形成了巨大利益诱惑。

在洗村的案例中,剥夺群众参与权、袒护村官,被冠冕堂皇地命名为“经验创新”。2001年曹鉴燎任天河区委书记时,借“村改居”把天河区城中村居民划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以至于4000多洗村居民有半数以上成员因在外务工、经商变成了社会股东,没有参与村中重要事项决策的权利,大大减少了村民对村官操盘卖地的村中阻力。

部分地方干部透露,此类“创新”缺乏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多半是企业提出“突破”现有政策需求,主管部门就来“想办法”,地方主管领导批准。

此外,在洗村,代表村民权利的“股东大会”“村民大会”,被“家庭会”取代。今年7月底,除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书记卢穗耕已被证实外逃外,洗村班子7名成员竟“齐聚”被告席。7人中更有5人与卢穗耕是亲戚关系,另有两人是同学关系。

土地开发、物业出租是村中大事,但洗村班子内部“操盘”,开发商出资拉拢村官,“社区股东”也少有参与权。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卢穗耕1979年当选洗村党支部书记,此后30多年一直连任。村内一无正常选举,二不开村民大会,都是卢穗耕说了算,“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的人来做”。

办案人员说,一般逢年过节,开发商都要

请村官到高档酒店吃饭、派发红包,“有时单请一个村,有时是‘群村宴’。请客的地方档次很高,不乏五星级酒店”。有开发商在某次选举前给了卢穗耕数十万元,卢穗耕将之分给其他村干部,让他们到处“活动”拉票。事后,卢穗耕把部分物业承租给开发商作为回报。

织密城中村改造反腐“高压网”

曹鉴燎、何继雄及洗村班子成员落马后,村民拍手称快。一些专家建议,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城中村改造越来越多,急需织密反腐“高压线”,打造监督村干部的“曝光台”,粉碎高官、村官、开发商腐败“铁三角”的利益链条。

目前,广州正在建设“三资”——资金、资产、资源交易平台,对所有村社“三资”进行清理、登记、入库管理,区镇两级分别成立由纪委监管的“三资”服务管理中心。所有农村的物业出租、工程发包、土地招投标等,都必须走登记、审批、交易申请、受理、招标公示等一系列程序。

除了打造第三方平台,更重要的是管好村集体经济的“掌舵人”。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唐代望说,“村改居”后,村干部变成了公司经理,操纵资金动辄上亿,但多数沿用过去管村务的方式来操控村集体经济事务,方式过于滞后。可惜东莞等地探索聘请职业经理人经验,使公司管理专业化、职业化,符合市场规律。

此外,村干部身份变化也带来法律追责问题。据办案人员介绍,村集体经济管理者身上公职人员色彩更加淡化,贪腐手法更加多样,刑法中仅有极少数规定可对其追责。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上级党委要加强监管,重大事件报上级部门同意,一般决策报街道办备案。

(新华社广州8月17日电)